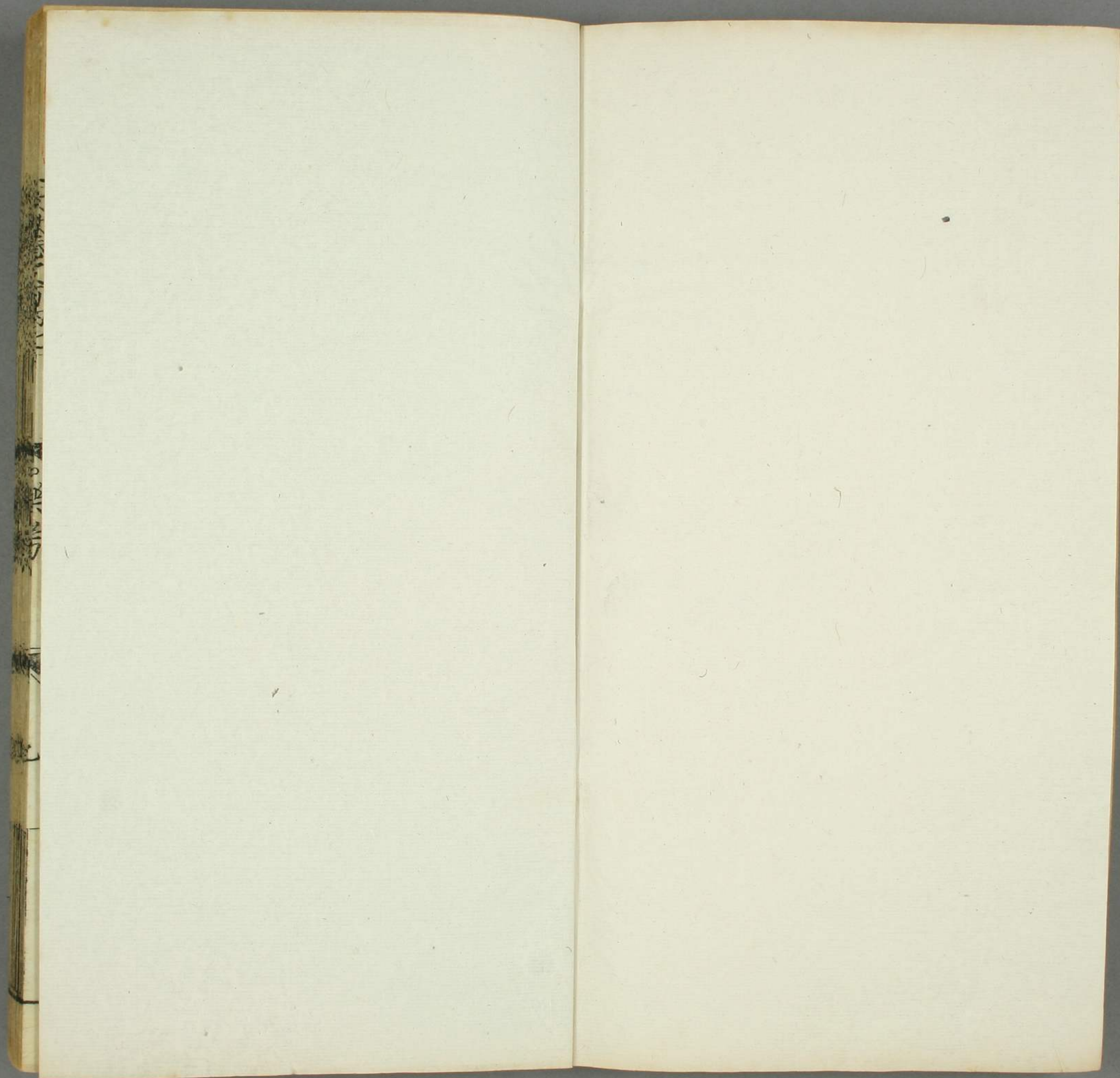


卷百四十七百四十八
樂
卷百四十九
兵

774
1046
74





74
1046
44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七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散樂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正聲其來尚矣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魚龍曼延

假作獸以戲高高絙鳳凰安息五按並石李龍所都盧尋橦今之綠竿

劍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興動雷樂觀賦跟挂履旋並綠竿所作

賦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長樂觀賦象人西

漢書韋昭曰怪獸舍利之戲若此之類不為不多矣然其跪怪百

出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堙心耳歸於淫蕩而

已

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

利
289
44

樂考

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輝輝日光以兩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切有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 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跛行鬻食齊王捲衣卒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扑戲背負靈樹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舜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莓苔石橋道士捫翠之狀尋肖焉

梁又設跳鈴劍擲倒獼猴幢青紫綠綠高絙變黃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用舳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趨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鍾鼓之節角舳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雖罷至武帝復采用之元封中既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磬極季奇曰磬極樂名漫衍魚龍角舳以觀示之角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蓋雜伎之總稱云或曰蚩尤氏頭有角與黃帝聞以角舳人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載牛角而相舳漢造此戲豈其遺象耶

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

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即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觝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

(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危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白柱等如(漢)故事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綉繒絲其歌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錦為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

厥啓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撒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近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為常焉

(唐高祖)即位孫伏伽上言百戲散樂大非正聲(隋)末大見崇用是謂淫風不可不改迺者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欲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傳曰樂則韶武以此言之散樂非功成之樂請並廢之

(高宗)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剗剔腸胃帝惡其驚人勅西域關津不得令入中國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後漢安帝)時自是歷代有之

晉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錡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上吹箏篋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撞末伎又有盤舞晉代加之以杯為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躑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懂伎今有綠竿伎又有獼猴綠竿伎未審何者為是又有弄梳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礪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七箏篋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代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陳氏樂書曰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偃師而百戲之作見於後漢故天子樂少府屬官承華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北齊齊周令丞掌百戲及鼓吹樂大業中諸夷來貢方物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動以萬餘人唐宣宗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長悉命預坐必大合樂列百戲則百戲之樂其所從來久矣然隋皇陳之天津街以咤夷人唐帝用之內殿以宴百辟非所以正百官而風天下也君子無取焉

撥頭出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也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為怨苦之詞何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音也窟礪子亦曰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

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閭市盛行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謂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所奏部伎並取當時止無準定

排闥戲(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正命樂工作樊噲排闥戲以樂焉

角力戲 壯士裸袒相搏而角勝負每群戲既畢左右軍雷大鼓而引之豈亦古者習武而變歟

瞋面戲(唐)有此戲其狀以手舉足加頸上時劉吃陀奴能不用手而脚自加頸何其妙邪

衝狹戲 透劍門戲(漢)世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狹燕濯曾宋鋒銳也後世攢劍為門伎者裸

體拂度往復不傷亦衝狹之變歟

蹇鞠戲 蹇毬戲 蹋鞠之戲蓋古兵勢也(漢)兵家有蹇鞠二十

五篇李尤鞠室銘曰負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蹋鞠亦其事也蹇毬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否豈非蹇鞠之變歟

踏毬戲 踏毬用木毬高尺餘伎者立其上圓轉而行也

絙戲(漢)世以大絲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絙或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

劇戲(宋)朝戲樂鼓吹部雜劇負四十二雲韶部雜劇負二十四鈞容直雜劇負四十亦一時之制也

五鳳戲 唐明皇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守令率
聲樂赴闕較勝負而賞罰馬時河內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
衣以錦綉服箱之牛蒙以猛獸彼及為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
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之文明皇聞而嘆之曰賢人
之言也其後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召還授以散
秩每賜宴設酺會御勤政樓昧爽陳伏盛列旗幟或被金甲或衣
短後綉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郡邑教坊大陳
山車旱船尋撞走索危劔角抵戲馬鬪雞又令宮嬪數百飾珠翠
衣錦絳自帷內出擊雷鼓為破陣太平上元等樂又引大象犀牛
入場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作樂達官戚里並
設看樓觀之夜闌宮嬪於樓前歌舞何其盛歟柰何不知好樂
無荒而君臣幾於 譚卒墮天寶之禍豈不誠有以召之耶

後騎戲

鳳凰戲

石虎鄴中記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緝龍魚

鳳凰安息五按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槿至上鳥飛左迴右轉
又以槿著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槿其車上長二丈槿頭安
橫木兩伎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
馬上或在鳥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為後騎初晉中朝
元會設卧騎倒鎮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皆其類也其術亦可
謂妙矣余何戎狄之戲非中華之樂也在石虎樂之可也若真主
樂之豈所宜哉今軍中亦有馬戲伎者其名甚衆但不謂後騎爾
參軍戲 樂府雜錄述弄參軍之戲自後漢館陶令石聘有賊犯
始也蓋和帝惜其才特免其罪每遇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
戲弄辱之經年乃釋謂之後為參軍者誠也唐開元中有李仙鶴
善為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

軍蓋由此矣

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咸通以來有范博康上官唐卿呂敬儉馮季臯亦其次也趙書謂石勒參軍周延為館陶令如此豈傳聞之誤耶

假婦戲 唐太中以來孫乾飯劉璃瓶郭外春孫有態善為此戲

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員者尤能之後隨車駕入都籍于教坊

蘇葩戲 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郎中每有歌場輒自入歌舞故為是戲者衣緋袍戴席帽其面赤色蓋象醉舞也何其辱士類耶唐鼓架部非特有蘇郎中之戲至於代面鉢頭踏姚娘羊頭渾脫九頭師子弄白馬益錢尋撞跳丸吞力吐火旋盤筋斗悉在其中矣

都盧伎 綠撞之伎衆矣漢武帝時謂之都盧都盧國名其人體

輕而善緣也又有跟掛腹旋背因撞以見伎張衡西京賦倣童程材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掛若將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末之伎態不彌彎弓射乎西卷又顧發乎鮮卑此皆撞上戲作之狀至梁時設三朝大會四十九等其二十三刺長追華撞伎三十二青絲撞伎三十三一織華撞伎三十四雷撞伎三十五金輪撞伎三十六白虎撞伎三十八獼猴撞伎三十九啄木撞伎四十五紫撞呪願伎雖有異名要之同為綠撞之一戲也唐曰竿木今曰上竿蓋古今異名而同實也

鳳書伎 宋齊以來三朝設鳳凰街書伎是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舍人受書升殿跪奏皆有歌詞梁武帝即位克自抑損乃下詔罷之後魏有鳳凰伎亦其類也

藏挾伎 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象而懷之使觀者不能見其機

也

雜旋伎 蓋取雜器圓旋於竿標而不墜也

弄槍伎 蓋工裸帶數環捲一工立數十步外連擲十餘槍以度之既畢乃以一捲受其槍也

甕瓶伎 蓋甕其瓶使上於鐵鋒杖端或水精丸與瓶相值回旋而不失也

擎戴伎 蓋兩伎以手相抵戴而行也

拗腰伎 蓋翻折其身手足皆至於地以口銜器而復立也

飛彈伎 蓋置丸於地反張其弓飛丸以射之也

宋朝雜樂百戲有踏毬蹙毬踏躑躅藏狹雜旋弄鎗碗瓶蹴劍踏索尋槿筋斗拗腰透劍門飛彈丸女伎百戲之類皆隸左右軍而散居每大饗燕宣徽院按籍召之錫慶院宴會諸王賜會及宰相筵

設特賜樂者即第四部充

鼓吹

鼓吹者蓋短簫鏡歌葵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籥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無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鏡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准有騎執菰菰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伎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

初臨川太守謝朓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為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擗擊杜弼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以鼓吹賞尚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則甚重矣各製曲詞以頌功德為至

隋亡

陳氏樂書曰隋大駕鼓吹有柶鼓長三尺朱髹其上二人青地篔文大業中煬帝宴饗用之唐開元禮義羅曰柶鼓小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奏棘與金鉦相應皆有曲為律書樂圖云柶鼓一面十採一曰鷲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擊鳥擊四曰龍媒蹠五曰靈夔吼六曰鵬鷄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太常鼓吹前部用之中宗時欲

自祀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婚葬之日特給鼓吹官官亦然是不知鼓吹之作本為軍容也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鉦鼓有靈夔孔雀鷄爭石盪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得用之矣今天郊祀天地唯有宮縣而無案架則知軍樂之用尚不給於神祀况可接於閭閻者哉

又曰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檝四角金龍垂流蘇羽葆唐羽葆之制縣於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也蓋鏡鼓羽葆鼓皆飾以丹青形制頗類柶鼓今太常鼓吹後部用之律樂圖云羽葆一部五色十八曲一大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騶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殄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涓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然則羽葆其節奏

如此而已破陣終為豈後世賞軍功之樂耶昔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則其為賞功之樂可知矣今鼓吹騎從者自羽葆鼓等皆馬上擊之其制與隋唐異也

唐文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官太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于社註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東都謹檢正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註今參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鏡吹二部舊儀樂譜疏鏡吹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

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部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陣樂詞曰受律詞元首相將討叛臣威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嶽共休明闢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聖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據周禮大司樂註云獻於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于社謹詳禮義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鏡吹謹詳既無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各於門外陳設不奏歌曲俟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

尚書介冑執越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註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示將威令吹律聽聲其術久廢請以秉鉞以存禮文次協律即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今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即舉麾鼓吹大振作編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闕協律即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儀註如俘囚引出方退伏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禮乃令樂工教習依奏

陳氏樂書曰唐六曲曰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鏡鼓其制皆五采為重蓋宛觀樂圖鏡鼓鼓吹部用之唐朝特設為儀而不擊爾然劉勰定軍禮謂鼓吹未知其

始漢以雄朔野而有之鳴笳以和簫非八音也隋大業中鏡

鼓十二曲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宴饗所用也

觀漢有鼓吹鏡歌十八曲晉有鼓吹鏡歌古辭十六篇宋有

鼓吹鏡歌十篇然則鏡歌豈非鼓吹鏡歌之鼓耶唐自鏡鼓

鼓部律書樂圖云鏡軍樂也其部四色七曲一曰破陣樂二曰上車三曰行車四曰向城五曰平安六曰權樂七曰太平

亂也

宋朝鹵簿大駕六引官開封令無鼓吹開封牧二十三人擗鼓金鈺各一大鼓十鏡鼓一簫笳大橫吹各二笛及簫箏篳及笳各一太常卿同上司徒六十四人擗鼓金鈺各一大鼓長鳴各十六鏡鼓一簫笳大鼓吹各四節鼓一笛及簫箏篳及笳各四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並同開府牧其大駕前部千六十四人鼓吹令二負府史四主帥八擗鼓金鈺各十二主帥二十長鳴一百二十主帥四

鏡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箏篋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十六橫吹
百二十節鼓二笛簫篋笳桃皮箏篋各二十四主帥四擗鼓金
鈺各十二主帥十小鼓中鳴各百二十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
宸管或以笛充簫笳各二十四後部四百八十人鼓吹丞二負典
事四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箏篋充簫各二十四主
帥二笳二十四主帥四鏡鼓十二歌拱宸管以笛充簫笳各二十
四主帥八小橫吹百二十笛箏篋笳桃皮箏篋各二十四若親祠
輿駕出宮則宣德門太廟南郊警場千一百一十六人鼓吹令丞
各二負職掌四府典史八都知一院官錄事一歌箏篋簫笛共百
八金鈺二十四奏嚴鼓鳴角大橫吹小橫吹各百二十歌笛各九
十六節鼓三笳百四十四箏篋九十六桃皮箏篋四十八通主轄
人負共千二百七十五凡大駕鼓吹通五引用工千五百三十法

駕三分損一用二引開封牧御史大夫各二十小駕八百一十六上

初太祖受命承五代之後損省浮長而鼓吹局工多闕每舉大禮

一切取於軍隸以足之至一品以下齊應給者亦取於管隸後遂為常大禮車駕宿

齋所止夜設警場每奏先作金鈺四次大角四次金鈺二十四次

大角鼓百二十次橫吹等作一曲如是者三疊謂之一奏三奏少

止五分其夜而奏之乘輿至青城祀前一日御闕門觀嚴警亦勞

賜焉若巡幸則夜奏以行宮前人數減於大禮用八百八十人

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十一月南郊鹵簿使張昭言準舊儀駕將

出宮入廟赴南郊齋宿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唐憲宗親郊時禮儀

使高郢奏稱據鼓吹局申齋宿夜奏嚴是夜警恐與槌鼓版奏三

嚴事不同况其時不作樂懸不鳴鼓吹務要清潔其致齋夜奏三

嚴請不行詳酌禮典奏嚴之設本緣警備事體與作樂全殊况齋

宿之夜千乘萬騎宿於儀仗之中苟無鼓漏之微巡何以警曩多之耳目望依舊禮施行從之

乾德四年判太常寺和峴言郊祀有夜警晨嚴六州十二時及鼓吹廻仗時駕前導引三曲見闕樂章望差官撰進下寺教習應奉詔諸樂章令峴修撰教習供應

程氏演繁露曰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為弔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併者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文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糾誠可喜也

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為四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為警場 真宗至自幸亳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

年詔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中大祀大卹皆有此詞

先是角工不足常取於州縣及營兵以充祥符中命籍兵二百餘工使長隸太常以閱習焉凡大樂充庭則鼓吹局設然熙十

二案於宮縣之外 率一案用十工龍鳳鼓一金鐘一羽葆鼓一歌工三簫二箏二凡大角三曲

警嚴用之 大梅花小亦設儀前故別其尊引二曲也其餘大小鼓橫吹曲悉不傳唐末大亂舊聲皆盡國朝惟大角傳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新聲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時皆隨月用宮

仁宗既定雅樂并及鼓吹且謂警嚴一奏不應再用其曲親製奉禮歌以備三疊又詔聶冠卿李照造辭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祐親饗明堂御製合宮歌熙寧親郊導引

還青城增降仙臺曲

仁宗皇祐二年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因下太常禮議而議者言警場本古之鼓鑿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言行皆用之今乘輿宿齋其儀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衆非徒取觀聽之盛恐不可廢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之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虔恭祀事之意帝復謂輔臣曰既不可廢則祀前夕盪於接神宜罷之

神宗元豐中獻言者論鼓吹樂以為害雅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揚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格降鬼神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橫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之樂示不忘武備也韋饒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車駕所在則鼓吹與武嚴之樂陳於門而更奏之以備警嚴大朝會則鼓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既異先代之器而施設繁與正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作鼓吹備而不作同名為樂而用實異雖其音聲間有符合而宮調稱謂不可淆亂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名之鼓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已若以律呂變易胡部宮調則名混同而樂相紊亂矣遂不復行

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奏曰古者王師克捷必奏凱所以耀武事旌勲伐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樂以勸士諷敵故其曲有靈夔競鵬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周官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則教凱歌漢有朱鷺等十八曲魏晉而下莫不沿存尚皆謂鏡歌鼓吹曲各易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唯備警衛

而已未有鏡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而揚偉績也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備之鼓吹俾工師習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聳群聽從之十二月詔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改名稱吉禮導引改名熙事備成六引內者備而不作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場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鈺大角大鼓角用大小橫吹箏篋簫笳笛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三奏之

高宗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儀仗并六引共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內鼓吹令丞二人昨在京本寺自有令丞如闕以次充攝目今並闕人又府史典史各四人舊繫本寺人吏充攝緣人吏將來並充贊者等已上並乞差殿司指揮使以上充又指揮使二人舊繫殿司差撥又帥兵官四十六人舊繫殿前馬步二司差受宣人充今乞並令逐司依舊歌色四十八

人金鈺十七人柁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人小鼓六十人長鳴六十人中鳴六十人鏡鼓十七人拱宸管三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威栗二十九人桃皮威栗二十四人笳八十七人大橫吹七十七人小橫吹六十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名已上舊繫差本寺鼓吹局樂工一百餘人不足並於逐司貼差雜攢樂人充今鼓吹局樂工即日並闕其前項合用人數並乞令逐司依名色人數下諸軍及將下剗刷稍諸樂藝之人從之

先是在京排設嚴更警場用奏嚴鼓一百二十四面金鈺二十四面鳴角一百二十隻至是以地步窄狹難以排設止用鼓角各六十金鈺二十並差用殿前司中軍人物

孝宗興隆二年兵部言奉明詔大禮乘輿服御除玉輅平輦等外所用人數並從省約內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有五百八十

八人警場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鏡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鏡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簫鏡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樂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葬儀蓋鏡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部非唯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柁鼓金鉦鏡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大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實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部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夷部樂

周禮鞮師掌教鞮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夷之樂大饗亦如之疏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

舞疏散樂以其不官之貧內謂之為散黃門倡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也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疏即野人能舞者

鞮韠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曰鞮南方曰韠西方曰鞮離北方曰鞮詩云以雅以

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

籥為之聲

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
特予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特羽
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曰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
樂特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歲樂特干舞助
時截也又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樂
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陳氏樂書曰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是歌始於詩而
樂又始於歌凡此內自中國外暨四夷其風聲氣俗雖因水
土不同至於所以為情性為歡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禽
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况夷歌乎故周官鞀鞀氏掌四夷
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也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異
音而同歌先王祭祀燕饗必用之者以其其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供饗燕君
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之
謂乎然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樂者遠近所同禮
樂異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恐其不能從中國禮故也
豈非五方之民皆有性不可推移然邪臣觀契丹視他戎狄
最為彊桀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和闐妮諧
彈絲擗管趨於成音而已耻其本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
第其蕃歌與舞其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
和人其聲嘍離促迫舞者假面為胡人衣服皆効之軍中多
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
盛之舉矣然今天下部落效為此伎者甚衆非特無知之民
為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為之誠推太宗禁止之制凡朝

廷作夷樂特施於國門之外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所以示天下移風俗之意也

東夷

高麗 其國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鞞五色綵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有絳抹額飾以金鐙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鞞雙雙并立而舞
隋唐九部樂有高麗伎其樂器已見俗樂門此不詳具唐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集一曲衣服亦寔衰敗失其本風愧備并越調夷賓曲李勣破高麗所進也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人善習高麗部樂賜衣服銀帶遣歸本道元豐間來臣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家樂以侑酒

百濟 其國之樂有鼓角篳篥箏箏箎笛之樂投壺圍碁樗蒲握

壘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

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

平陳并與文康禮畢而得之唐貞觀中嘗滅百濟國盡得其樂至

中宗時工人亡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箏

笛桃皮箎築篪篥其歌曲八般涉調唐英公將薛仁貴破其國得

而進之也歌者有五種焉其舞用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

章甫商冠也而東夷服之豈亦得其遺制歟古人嘗謂禮失求諸

夷信矣

獺貍 常以歲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為獺天其作樂大抵

與夫餘國同特所用月異耳

三韓 其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群飲鼓瑟歌舞踏地為

節十月農功畢亦如之瑟形如筑彈之亦有音曲云馬韓國常以五月下田種

再功因祭鬼神晝夜聚飲歌舞數十人蹋地低昂以手足相應為節有類鐸舞農功畢亦如之

夫餘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 每歲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群官射賞以馬布唐貞觀中遣使獻女樂二人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為樂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詞雖甚雕刻而膚淺

西戎 勿吉 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勞宴之率皆起舞曲折多闕容

高昌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饗隋開皇中嘗來獻聖明樂曲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其器有豎箜篌琵琶五

弦笙笛簫鳳篋毛貞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鷄婁鼓銅鼓銅鈸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鞋赤皮帶

紅抹額 龜茲 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

三部開皇中列於七部樂其器大盛於開元唐以為十部燕樂奏

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龜茲樂尤盛於開元之時曹婆羅門累代傳其素業太和初有米禾稼米萬挺樂色舞藝並見俗部樂樂一

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其舞曲有小天踈勒塩焉

疎勒 其樂有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箏篋答臘腰鼓羯鼓提
鼓鷄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兀利死讓樂舞曲有遠
服解曲有鹽曲蓋起自後魏平馮氏通西域時隋唐以備燕樂部
樂工人皂絲布白頭巾袍錦襖白絲布袴舞文白襖錦袖赤皮靴
赤皮帶曲調有昔昔鹽一臺鹽之類

容齋洪氏隨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其詩曰昔昔鹽
几十韻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按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錄
載籛條三娘子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鵲鹽神雀
鹽疎勒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
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
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河志從而書之蓋
不考也

康國 其樂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為一部工七人歌曲
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卑始末奚波也農慧鉢卑始前按
地慧也等四曲蓋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為后獲西戎伎樂也隋唐
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
領袖錄綾襜褕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安國 其樂器有箏篋琵琶五弦笛簫雙箏正鼓和鼓銅鈸歌
簫小箏築桃皮箏篋腰鼓齊鼓檐鼓具等十四種為一部工十八
人歌曲有附莖單時歌芝栖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後
魏平馮氏通西域得其伎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
錦襖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靴

乞寒 本西國外蕃唐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箏
篋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保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

也

唐神龍時并州清源令呂元泰上書曰洪範庶證謀時寒若禮曰
秋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休咎之應君臣所感君
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效胡俗而乞索哉先天二年中書令張
說諫曰乞寒發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
滋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構俎折衝之道願
擇易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
浸成俗因循以久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西涼 晉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符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
樂具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雜以羗胡之聲也自後魏傳隋
及唐以備燕樂部樂工平巾幘緋褶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
布褶白大袴五彩接鳥皮靴白舞一人史不載其服色其器有編

鐘編磬琵琶五弦豎箏篋卧箏篋箏簫等大小箏篋豎笛橫
吹腰鼓齊鼓檐鼓銅鈸具為一部工二十七人其歌曲謂之涼州
又謂之新涼州皆入婆陀調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等所進也唐
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涼故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
貴妃所製豈貴妃製之知運進之邪涼川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
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
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
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
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於斯曲矣洎祿
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可不戒哉
天竺 其樂器有鳳首箏篋琵琶五弦橫笛銅鼓毛負鼓都曇鼓
銅鈸具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曲

蓋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國子為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漢安帝時天空獻伎能自斷手足劉賜唐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人中國亦一時英斷也尚調有大朝天小朝天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鬢髮朝霞袿裳行纏碧麻鞋其舞曲有小朝天南蠻北狄之俗皆隨髮際斷髮今舞者咸用繩維首反約髮折內於繩下此其本也大宛 其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其馬有肉角數寸或能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矣吐蕃 其俗以麥熟為歲首圍碁六博吹蠡鳴鼓以為戲樂于闐 其俗以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手擗胡琴唱歌故隋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闐佛曲焉宋開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疎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為貢詔從焉

排蒜 其國每歲蒲桃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偏鼓拍手歌舞以為樂焉

南蠻

九真徼外蠻 其俗尚銅鼓以高大為貴方其初成招致同類飲食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 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

赤土 扶南之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其王遣浚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吹螺擊鼓以迓之及使至女樂迭奏并用天竺樂

婆利國 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其王姓陳嶠如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以為樂

林邑 其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同中國制度至於擊鼓以警衆

吹蠶以即戎此其異也南蠻之樂多擊鼓吹螺

附國 在蜀郡西北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簧吹長笛有死者則子孫帶劔殺鬼報寃焉

哥羅國

漢時聞于中國其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

閩婆

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

三佛齊

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為樂

占城

其俗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集民作歌禳災答謝天道其

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

牂牁

其俗擊鼓銅鑼以祀神宋至道中來朝天宗令作本國歌

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

為節詢其名則曰水曲也

張番

其三每歲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會諸蕃飲宴亦動番

樂上戶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

龍番

其俗凡遇四序稱賀作樂擊大鼓吹長笛批管必律杖鼓

其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應天長至於有物故者雷告天鼓或倡

挽歌焉

石番

其俗每遇四季節序會官屬宴樂其樂器有琵琶鳳篋大

鼓其曲各有願天長感天恩感皇恩天下樂云

羅番

其王每日授衙凡遇祭饗管設只於平川坡野間其作樂

不過鳴大吹笛簫笙樂人踏舞而已

揮國

漢安帝時來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

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詔

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

使韋臯以進上御麟德殿閱之是不知古夷樂作於國門右辟之義也南詔調奉聖樂曲用黃鐘之宮舞六成舞伎六十四人贊引六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又為五均一曰黃鐘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鐘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繁雜不足復紀德宗既閱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有坐部伎立部伎

扶婁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歎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見王子年拾遺記

渤泥 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坎鼓吹笛擊鉦批掌歌舞以為樂

彌臣 邊海之國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

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即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為樂在朥昌

城之西南

古奴 其俗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為樂其衣被頗類中國

國

白狼 東漢明帝永平中宋輔為益州刺史移檄西南夷喻以聖

德白狼王塘敢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有歌詩三章輔所獻也東觀

漢記備載其詞及夷人本語皆重譯訓詁為華言使覽曉焉歌三章其

一遠夷樂德其二遠夷慕德其三遠夷懷德

大食麻囉拔 其俗每年以二月為歲首歌者多以胡琴吹笛鳴

小鼓舞唱拍

驃國 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國與

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齊
歛為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獠蠻 獠蓋蠻之別種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多
執矛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

邈黎 其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為節
序

陳氏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胡名婆陀力調
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
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名
阿諫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多名婆臘調婆羅門
曰那羅延天連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
曰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詭調也李唐樂府曲調有普光

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藏佛曲藥師
琉璃光佛曲無威威德佛曲龜茲佛曲並入婆陀調也釋迦
牟尼佛曲寶花步梯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
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
也大妙至極曲解曲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
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也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
音佛曲亦寧佛曲文德佛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
曲入般涉調也提梵入移風調也

北狄

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後魏樂府始有北歌
史所謂貢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人晨夕歌之用隋代與
西涼樂雜奏當時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慕容可

文獻卷之百四十一
樂考
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是也。梁樂府鼓吹
又有太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
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邪。西涼節度蓋嘉
運所進北庭伊州一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
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貴昌以其聲教樂府。能譯者
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豈非荀卿所謂節奏久
而絕者乎。

大遼 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
前行士女隨之更和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健焉。

宋太宗雍熙四年帝以北戎侵軼惡軍中習蕃歌以雜華樂詔諸
道禁止之至道元年定州言新羅設番人二十人自契丹亡歸傳
送關下帝召見便殿皆手持大螺如五升器稱在契丹十一年教

令學吹此者凡五十輩帝令吹之聲重濁奮厲大率如角問其曲
云單于並賜衣服緡錢隸軍籍

鮮卑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辨者多可汗之辭是

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後世惟琴曲傳胡笳聲云

陳氏樂書曰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

煬帝分為九部以鐘樂坐部為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

花也西涼與清樂并龜茲五天竺國之樂并合佛曲法曲也

安國百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

又以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

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觀開皇中顏之推

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

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

胡俗三者之別實不離胡聲也歷代沿襲其失如此聖朝宜講制作削去而釐正之實萬世利也

按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執師掌教誅樂執即昧也獨西戎北狄之樂不見於經豈周之興也肇於西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必俟東夷南蠻之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教之遠被耶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其大半鄭夾深以為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愚又以為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符氏出於氏姚氏出於羗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為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于涼州張氏亡而入于秦姚氏亡而入于江南陳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固本不出於西戎也

徹樂

周官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山之重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皆在兗州衡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恒在并州猶怪也大怪異災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竇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也魏劉九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也靡反舊音怪年也水大也弛釋下之若今体兵鼓之為

魯襄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

入去籥籥又祭陳非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若可

舞去籥仲尼曰非禮也鄉卒不繹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八叔弓卒去樂卒事禮

也晉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苟盈平公飲酒與群臣宴師曠李調侍

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或作屠蒯曰在寢杜蕢入寢歷

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出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蕢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

爾言曠向也謂始來入時爾飲曠何也曰子知不樂射以甲子

知亡王若謂之疾日不以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知也大矣言

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

之也師與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

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食酒食燕饗也爾飲何也曰蕢也

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平公曰寡

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則服杜蕢洗而拂解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

今既畢獻斯拂解謂之杜舉名畢獻之實與君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黃縣內殯于絳

未葬晉侯飲酒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酌酒請為之佐許

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辰在

子知謂之疾日疾惡也注見前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

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女弗聞而樂是不

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曰汝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

服以旌禮也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類物有其容容貌

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而女不見是不明也

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氣和則志以定言言以出令

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曲禮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憂樂不期

干也故謂災禍喪病

陳氏樂書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

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蓋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

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

也未至則不必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其將至又

可知矣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又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

架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為

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架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

知禮特謂之加於人一等而已祥而總是月禫徙月樂然則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

禫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為之

節文邪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郝憲奏改國家齋日從古

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

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爽與臺郎董遇議曰

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又云君致

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

宴樂之事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

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設齋宜從得會宴樂

晉有司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不可陳於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

徐廣論曰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十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為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傳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

葬約斷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凶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入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震迎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稟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為短今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

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

會不宜作樂以為自古帝王相承雖生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

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備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

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

以衰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

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為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

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

年天子撤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

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久廢歡悅伎樂

之事謂宜說饌以賜群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閣祭酒范堅白

事云伏見每元會衆樂備奏倡供燕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

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

今不同謂宜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晉符閭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屢議

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猶議之今宜不

懸屨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主不宜作樂但先人

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

是不繫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君喪符閭皇帝元會當作

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

奚為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

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撤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

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為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未不盡徹樂以為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麻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籥之音實聞于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為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冝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况餘事乎冬至唯其群下奏賀而已未冝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

明文卿詳擬處答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君不按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冝已為定制誠非群下所得誦論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勗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冝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大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冝作樂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勗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禮據當時從納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樂懸及享群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祗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為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隸習即恐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註云去謂釋下也且知哀輕者釋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過密懸而不樂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諸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縣如有大臣薨歿則事輕宜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宋仁宗嘉祐七年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

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

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禘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畢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冬至親郊在亮闇內音樂緣事神皆不可廢於是禮院請郊廟及景靈宮用樂外鹵簿鼓吹及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場但鳴金鉦鼓角而已詔可自後或有故則廢樂則用以為例。

高宗紹興十二年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明堂行禮宜停罷奏樂。受胙等事上亟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官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為民祈福為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早廢尊書欽五福錫庶民况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然後詔遵舊典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垌於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賤抑朕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

孝宗初踐大寶立班設仗于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尋請車駕詣

太廟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絃繪宮架樂舞其於受終文
相之義有光而在前朝亦為闕典獨鼓吹樂在伏內以欽宗喪制
而過音迨安祿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故事神主亦
祔繫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
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給舍詳議謂薦享宗廟
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別廟不嫌於用樂今祔廟之禮為安祿
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謁祖宗諸室當用樂舞至別
廟奉安宜停而不用蓋用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
停樂於別廟是安祿為欽宗喪禮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義充遂
俞其請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
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則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蓋
祔禮為安祿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為安祿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
為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為善盡美無
可議哉詔從之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
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
葬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上躡其言事遂
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加在大祀齋之
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朝會慶節
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
以禮諭之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為吏部郎官
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
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

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遂副夷人而遂自為失禮以徇之也將子禮猶守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即諭閣門行之陳公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既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也趙溫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為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上然之一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溫叔復奏殿陛之上忽忽行酒使人伏不能肯會萬一省會亦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恭備負館伴當乞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齋決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管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為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矧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九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兵攷

兵制

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
 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
 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卿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
 言軍將皆命卿也九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
 德任者使兼官也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
 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者也春秋傳曰
 王使魏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
 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編之兩也疏云
 此皆據在卿時為卿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此長時尊卑命數
 而言伍長不言一士者以衆為官卑故畧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

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者也鄭司農云九國有大車乃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名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也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曰此謂六卿之內上刺致昨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也注○六遂之內以下刺致昨一人為正卒其餘為正卒一人為一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刺致昨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刺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遠民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卒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注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曰其軍二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載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歛之

戎馬一匹牛三頭四兵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七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除山川沈斥城

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為鹵也術大道也川謂水之通流者謂君深水之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

夫來地之大者也來官也因官食地故曰來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

子六卿六遂迭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九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

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

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適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散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疆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成周兵制圖

王	上公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千人
大國	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	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	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	五人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	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	二十五人	兩司馬中士	六軍	兩司馬五百人 六軍共三千人
卒	百人	卒長上士	一軍	卒長一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	五百人	旅師下大夫	六軍	旅師二百五十人 六軍共一千二百五十人
師	二千五百人	師帥中大夫	六軍	師帥五十人 六軍共三百人
軍	萬人	軍將卿	六軍	六軍共六千人

章氏曰三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

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
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
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
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位為乘積六鄉為
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
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
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七乘卒七十五萬人
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討七十萬大司馬通而
征之大司馬統兵號各有縣都家鄉官野之異并物十年而
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
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
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

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而行也王有四方

徵師于諸侯如詩常武文王命卿士大帥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戎是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而調兵

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荆之旅武王克商實

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類于淮夷以江漢略

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

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

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

入會伐屢果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

深譏焉

齊桓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

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乃作內政而寓軍令

焉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士鄉十

者不從戎役

士鄉十

者不從戎役

者不從戎役

五章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參國起案
 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
 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
 故五人為伍執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攻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
 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詩云小戎伐收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
 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人為一軍五鄉之師帥之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國子帥五鄉焉高
 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
 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
 承令勿遷徙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畫戰自相視足以相識九
 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周制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今齊車一乘五

制節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十邑為卒卒有卒

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

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

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聽大夫之治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下政聽鄉

下政縣帥聽鄉帥之治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得一兵

得甲十萬九千家一車得車五十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

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斥地甚大非齊舊制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遊征之率

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變從輕便高特地費參用王畿之制正

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嚴蔽明蔽賢下比之罰其賢者則

鄉長進之官長書之公誓相之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備鄉

鄉退而備連連退而備里里退而備執執退而備伍伍退而備

家五屬大夫復事擇其寡過者而摘之亦嚴蔽賢蔽明下比之
爵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
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五之數其後讀管子吾
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
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
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
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
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
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
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之百之
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

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
馬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
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五而八陣生焉夫
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
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
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
周之士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為可
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
寸之功豈八陣者先三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
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
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
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

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立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擣鵠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三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微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林氏曰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二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野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稅供它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右齊兵制

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十
年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
滅耿滅霍滅魏惠公韓之敗作州兵
僖十五年惠公獲晉呂甥言於衆曰在縶以輔

孺子甲兵益多燕有益乎衆說晉於是平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

制也孔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以督察易精故使州長

治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僖公二年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狐

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為

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一千按楚

為啓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

平公治兵邾南申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

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

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天子

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按吳子晉文公召為前行清原之

蒐遂作五軍二十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

為上下新軍。襄公蒐于夷文公六年合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

公郊之戰宣十二年三軍增置大夫各十人則猶三行也至鞏之

戰宣十二年卻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鞏之功上中下各

三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僭更王度若此

厲公鄆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悼公初尚四軍襄公八年楚

無闕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傅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

文公僭三度至悼公方革焉

右晉兵制

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公徒千

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

也故知三軍魯之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宣公奢

泰初稅畝什二而稅既益民稅及成公謀伐齊元年作丘甲丘

各一曰又益民賦率一旬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

各一曰又益民賦率一旬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

各一曰又益民賦率一旬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

各一曰又益民賦率一旬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

各一曰又益民賦率一旬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

各一曰又益民賦率一旬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

旬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矣

程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為杜丘乘深盛是也以乘為甸衛良夫乘甸兩杜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無溝深言之其實一也今作丘甲者即丘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丘也穀梁以為申非人人之所能為杜預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誤矣

胡氏曰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至增三之一耳明年戰于蹇四鄉並出前此春秋未有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三分

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根牟南境衛北隣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入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比蒲年十一于昌閭年二十又于比蒲者再定公十年獨異於它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其威以為彊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

賦又少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立乘之制民無餘力矣之法因其田財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則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古者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千軍為主而足兵今開田而賦軍旅之征非矣

右魯兵制

楚自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以立陳法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案宣十二年隨武子論楚之法遂以為各子鎗屬如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皆參用子為陳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二兵子是短兵蓋楚參用子為陳
年十八子王請戰王怒必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蓋兵屬子王若敖之六卒將中軍上將右當是西廣東宮之兵傳曰楚右師左師隨楚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杜曰三軍權中軍完則不敗皆止若杜注東宮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宮臣以宮

甲團成王是宮中兵也若敖楚武王之祖父也蓋若敖者子玉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乃子玉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澗敗於皐澗君戰則兵稷王按晉文襄霸之後楚益疆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傅潘崇掌環列之尹杜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所之尹都君子王出入同之屬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文十年會于厥貉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孟田獵陳名將曠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右司馬當中央則左同馬二人為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莊王霸疆克庸以來六年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速却之戰宣十年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莫詳焉三軍以為正軍傅曰楚子也時孫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如南轅反旆軍

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土廣以為親軍傳載樂武子言楚軍制

君為兼統三軍矣曰其軍之戎分二廣右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受之至子晉內官序當夜鄒氏曰廣平

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口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左彭名御右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

更迭載之故亦有御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

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

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當在玉側

內官卒當其夜若今之當更補環衛安當掩襲親軍之制

詳矣信二八年西廣從子王時子王專軍改故分西廣以

屬之今却之戰則二廣皆以侯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

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實則楚人游闕以為游兵傳使游

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乘左游闕以為游兵傳使游

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游闕以正軍中隊旅分出

為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隊旅分出

不緊步廣有一卒卒備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備之兩

伍之數廣有一卒卒備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備之兩

司馬法百人為卒卒二十五人為兩兩十五人為一廣十五人為一

為小偏其充大者又有二十五人為兩兩十五人為一廣十五人為一

大偏之法而曰卒備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

之兵者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備并二十五人之

防正軍有敗則以備卒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備卒循之於陳

則分左右二拒博上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備黨卒游

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調卒之

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各調卒之

去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輜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

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軍行右轅左追蓐九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

轅者步卒被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廂挾轅以為戰

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正

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慮左右者使之宿備豫定左右之別在

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略吳疆而吳乃滅巢昭王時救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河內而還竟無成功其後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豫章而替師于棠遂敗楚師入郢之後吳太子終纍又敗楚舟師獲其帥蓋楚雖以備舟置舟部而實莫能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右楚兵制

秦自非子為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哀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岐豐之地列為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修具車馬備其兵甲武事備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殺之役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吳子秦置陷陣三萬魯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疆盛及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卒律受

上爵為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闢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王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上至庶長十八級後通關內列侯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

右秦兵制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二水北有林胡樓煩屬鴈門郡二胡國名朔嵐已北西有雲中九原二郡南有涇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

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之天府也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

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臣切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向而

攻秦破秦必矣說韓宣惠王曰韓比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東有宛穰名二縣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

距來者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各時力距來者謂弩勢動利足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卒而射百發不暇止遠

者括蔽洞曾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宜山在朔州北崇谿在豫州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膊戰國梁作合伯春鄧師

宛馮鄧國有功鑄劍因名鄧師宛人龍淵太阿二劍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鴟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內革音音快謂

也快射謂也咬音伐謂箭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彼堅甲既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

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輶輳殷殷輶音

隱若有三軍之衆臣切量大王之國不下楚切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即魏氏武卒也注蒼頭二十萬謂以青巾裹頭

云魏有蒼頭二十萬是也奮擊二十萬馬賤者亦為兵車

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

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言臨淄自是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

即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

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

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伯玉之資也

班固漢書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

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而秦更名角抵

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詆

以相傾覆具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

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

趙為楚秦國為衡從章子容反謂其地地形轉相攻伐伐為雌雄

南北從長也秦也形東西廣長故為衡也

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

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

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慢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

和諧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

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

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樂攻樂猶有巧拙以樂謀堯若郊

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詩曰武王載旆有屐秉越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言湯建號與師本猶仁義雖執威以

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始可用也師古曰始與事鉅

敵堅則疾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楚鑿也益領也解揮也如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人置戈其上冠有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抄條也後謂

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阨院其使民也酷烈

險固也酷重辱劫之以執隱之以阨民於監中也臣贊曰秦政

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

家服虔曰隸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是為相君長最為有數故能四

者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

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故雖地廣兵彊總常恐天下

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蘇林曰軋音慎而無體則意總懼貌也張

於點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

盡也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

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秦之銳士不可以當

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

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

不陳無別體而未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

文法卷之百四

文法卷之百四

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堯修

百僚咎繇作士謂司寇之職也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

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獰

紂師古曰謂湯誓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

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北代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

病燕故也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謂善戰

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

江入于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

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甲包晉如

秦人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古

射之俄子西販吳師於軍祥昭王返國師古曰宗師已所謂

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困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

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窮武極

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秦起雲合

果共軋之師古曰秦攻風也如秦之起吉其速斯為下矣凡兵

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

同盛衰也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

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

起商軟白起也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自周室以東諸侯疆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非先

王之舊晉楚齊秦其尤也魯雖弱國而軍制亦屢變故撫

左氏內外傳諸書略攷諸國之兵制至戰國時六王爭疆

軍政雖彙可攷而略見於蘇秦之說班孟堅西漢刑法制

論兵多述春秋戰國時事頗有可攷故具載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
鑄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
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
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而勝廣起里門左謂閭里之左凡居者
成多富者沒盡燕
取貧弱而發之也

山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

阿房之役兵不定用乃至發謫先發地刑之類次發西賈人
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者次以嘗有市
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名
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
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近
縣不及乃赦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

關中卒以擊之而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十數萬坑於降楚
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
備廢弛而倚辨於倉卒高祖鑒其弊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
整且内外有相制之勢漢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山齋因而發明
其說然愚以為秦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
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
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徒卒壯士盡耗於
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
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使也戍過秦中者秦
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吏卒乘
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邯

軍等詎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
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語以
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
一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
國之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頗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將以
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
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
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
叛之者歟

